

虹影 著

「长篇小说」

饥饿的女儿

续 好儿女花

Good Children of the Horro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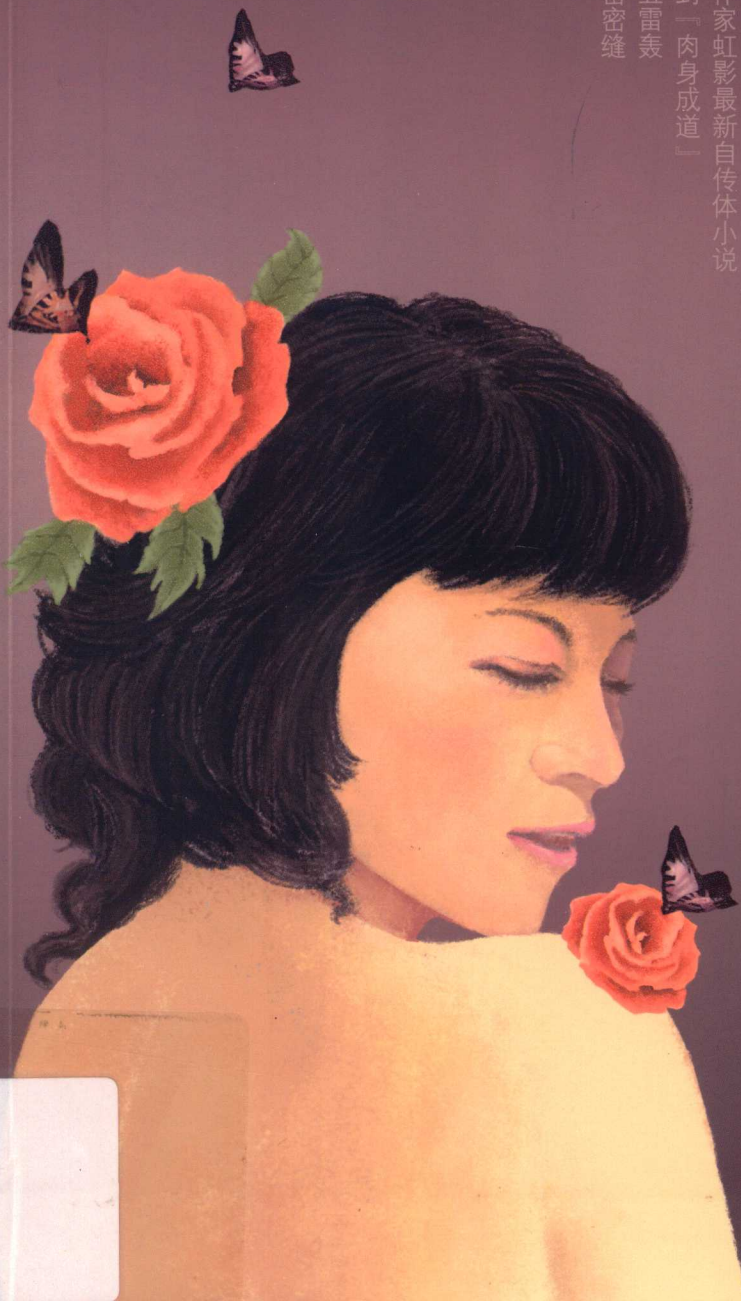
亚洲周刊2009年全球十大小说之一

中国最受争议的作家虹影最新自传体小说

从「罪成肉身」到「肉身成道」

她写作，如天打五雷轰

她倾诉，似行前密密缝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联动
江苏人民出版社 JIANGSU
FENGHONG



[长篇小说]

G 饥饿的女儿续 好儿女花

Good Children of the flowers

虹影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饥饿的女儿续 好儿女花/虹影著.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11

ISBN 978-7-214-06524-7

I. ①饥 II. ①虹 III. ①自传体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08493号

- 书 名 饥饿的女儿续 好儿女花
著 者 虹 影
责任编辑 蒋卫国
特约编辑 刘 频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南京湖南路1号凤凰广场A楼 邮编: 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南京湖南路1号凤凰广场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金威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0.75
字 数 277千字
版 次 2011年2月第1版 2011年12月第2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6524-7
定 价 28.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记着我的是比亚；

生我的是西艾纳，毁我的是玛雷玛。

《丽莎·卡斯托》恩再新——

——但丁《神曲》

给我的女儿 SYBIL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徐再思《水仙子·夜雨》

中国文学名著丛书

中国文学名著丛书

中国文学名著丛书

中国文学名著丛书

中国文学名著丛书

一声梧叶一声秋，一点芭蕉一点愁，
三更归梦三更后。

——徐再思《水仙子·夜雨》

《曲书》下卷——

中国文学名著丛书

中国文学名著丛书

中国文学名著丛书

中国文学名著丛书

中国文学名著丛书

中国文学名著丛书

中国文学名著丛书

中国文学名著丛书

中国文学名著丛书

中国文学名著丛书

中国文学名著丛书

中国文学名著丛书

中国文学名著丛书

中国文学名著丛书

中国文学名著丛书

中国文学名著丛书

中国文学名著丛书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在茫茫人海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到自己的家，找到自己的归宿，这是每个中国人的梦想。

……在茫茫人海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到自己的家，找到自己的归宿，这是每个中国人的梦想。

……在茫茫人海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到自己的家，找到自己的归宿，这是每个中国人的梦想。

给我的女儿 SYBIL

……在茫茫人海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到自己的家，找到自己的归宿，这是每个中国人的梦想。

……在茫茫人海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到自己的家，找到自己的归宿，这是每个中国人的梦想。

……在茫茫人海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到自己的家，找到自己的归宿，这是每个中国人的梦想。

……在茫茫人海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到自己的家，找到自己的归宿，这是每个中国人的梦想。

……在茫茫人海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到自己的家，找到自己的归宿，这是每个中国人的梦想。

这本书是关于我自己的记忆，是关于我母亲的故事，那些长年堆积在我心里的黑暗和爱。

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看见了母亲身上的印记，我自己身上的印记，你也可以认为是悲剧的源头。

整个童年，我几乎都在和阁楼那倾斜的屋顶上的污渍形成的图案对话，倾听堂屋那些黑暗中的蝙蝠拍打墙瓦的声响，我找不到未来的出路，看不见光，好像有人把上阁楼的梯子移走，我下不了地，悬在半空，除了担心，就是害怕，我长久地迷失自己。

母亲是盐，当母亲不在这个世界上后，我感受到这点。母亲说，父亲死后，她经常在江边看到父亲驾着船，有时是父亲追船，船在前面，父亲在水面上跑。她叫他，他从未回过头来。

现在想母亲的话时，我才发现自己也跑在水面上，想追随父母的身影。我没有想到，也未敢想，有一天我会再写一本关于母亲和自己的书，但我知道，只有写完这书，才不再迷失自己，并找到答案，即使部分答案也好。

罗厄尔说，当我离开你，世界的心跳停了。为什么我非得离开你，在夜的利刃上劈伤自己？

不，上帝，人怎么做才能获得赎罪呢？

修订本说明

感谢凤凰联动的张小波先生在推出本书的简装本之后，又决定出精装本。于是我有了机会重新读一遍这本书。

意大利的夏天早晚皆凉，窗外山顶覆盖着闪亮的白雪，远处海平线清晰可见，好些叫不出名字的鸟在天上飞来飞去。我的女儿不时跑到书房来看我，每次带来几页她画的画，说是送给我的礼物。

她画的全是女人，有时是她自己，一个小女孩，披着长发戴着野花；有时是我，穿着有褶的长裙，手里有支笔；有时是小姨，住在一个高高的城堡里；有时是外婆，戴了顶黑帽子，我看不到她的眼睛。女儿不止一次问我，外婆死了，对吧？

我点点头。

她是去天堂吗？我们坐飞机经过的高高的天上？

我说，是的，孩子。

天真无邪的孩子，是这个世界的一块净土。我们这些大人因为生活的沉重和可怕，畏惧犹豫到无法朝前迈步，这时我们看到孩子，才有了力量继续朝前走。

以前，我的母亲，恐怕也是如此。她因为我们这些儿女，才朝前走，直到生命结束。

从《饥饿的女儿》到《饥饿的女儿续》，我主要写了母亲的一生，她的一生对亲人是爱和给予，对世界呢，是宽容和原谅。这也是她留给我的最大一笔财富。

这更是《饥饿的女儿续》的内核。这次校对清样，我只是做了字句的调整，把文字原有的音韵和节奏显现出来，好比女儿画画时，色彩和线条都是天然的样子。

最后我要谢谢所有看过这本书的读者，我曾在网上读到你们长短不一的各种感想和评论，加起来有十几万字，没有比这个更让一个作家感到欣慰的。谢谢你们的文字。

2010年7月1日 意大利

第一章 1

1

谁见过流泪的曼陀罗？没见过没关系，只要见过我。母亲说我前世在爪哇国逛荡时学会了梵语，母亲说我也正也邪，是良药也是毒剂。母亲还对我说过，六妹你这辈子既来到我身边，就不必浑身长著那野蛮国度犀利的尖刺，面对令你恐惧的世界，若一旦失去我，就索性怀携利刀吧。

温柔而暴烈，是女子远行之必要。

我偏爱曼陀罗，更酷爱腥红色。早上9点10分鼓声阵阵，没一会儿唢呐加入，激烈异常。我撩开窗帘，花神踩着高跷经过，朝我低眉注视，头上的曼陀罗花瓣纷纷坠落。他离开后，我脑门心滚烫，回望梳妆台圆镜，头发冒烟似的竖起，我一惊，是梦魇或现实？

这时母亲的声音响起，可我听不清她在说什么。

我能感觉，她的声音在我身后方向，好像她站在一个院子门口向我招手。

跟从前一样，母亲向我招手。我走过去，她牵着我的手去吊唁同街的祖婆。我们下了一大坡石阶，到了祖婆家。祖婆的尸体盖了一层白布

停在一个木板上，就在门前，周围挂了好些挽幛，像床单一样，围了好些人。石妈分开人群，对着停着的尸体扑通跪下，大哭起来。她全身都因悲伤而抖动，边哭边伸出手去揭开白布，摸着祖婆的脸和头发，声音嘶哑，一唱三咏：

“祖婆婆，你好好走西南，不要劳心劳肠，谅我过错我道个不是。有钱人来，杀鸡杀鸭慌张忙不停，小辈子我一日省一寸布，够祖婆婆整年薄衫薄裤，小辈子我一餐省三碗饭，造祖婆婆下一生福。”

周围的人无不动容，祖婆的亲人尤其感动，两家为芝麻小事结怨，好些年不往来，石妈胸襟大，有伟丈夫气概，倒来追念。

母亲一直脸阴沉着。回家路上我叫她，她不理，像是专门对我有气。临睡前我听见母亲在和父亲嘀咕，“石妈的手摸了煤油，摸了祖婆的脸，她下辈子无法投胎成人，只能呆在阴间。石妈看似亲切，却狠过了阎王刀！”

父亲说：“祖婆生前对石妈处处为难。”

母亲叹了一口气。

那时，我快满4岁了，也许过了4岁，早就忘了，但在这个上午我清晰地想起，尤其是那蒙着白布的尸体，宛如重见，肯定是一个不好的征兆，可无论如何，我都没有想到这是母亲向我传递的信息。

母亲躺在床上，呼吸困难，说不出话来。她被死神追赶，正在去地府的途中。五嫂第一个发现母亲不对劲，敲了好几次门，也没应，本以为母亲还在睡觉。吃过早饭，五嫂叫母亲不应，进屋一看，母亲脸色铁青，嘴唇发紫，看着墙上的钟：时针指到9，分针指到10，时间似乎永远停在这一刻。五嫂给她喂水，她不吞人，还是看着那钟。

这个上午，小姐姐从重庆城中心的江对岸坐渡船过来。下跳板时她的手机响了，她一听，就加快脚步，按灭手机，朝山腰上的那幢白房子跑起来。实在喘不过气，才停下来歇一下，继续狂奔，石坡、六号院子内的楼梯，到五层，推开房门，直奔卧室，大声叫妈。

母亲对此没反应。

二姐不吝惜钱，乘了出租车赶到。发现母亲只有出气没有呼气，她坐在床边，抓住母亲的右手，掐虎口，母亲似乎睁了一下眼。二姐又拿起母亲的左手，掐虎口。

小姐姐先拨大姐的电话，大姐不在家，猜她在朋友家，又拨过去，找到她。大姐当即哭起来，说：“我来，我马上来。”

小姐姐帮着二姐五嫂救母亲，问母亲：“要不要两个儿回来？”母亲还是说不出话，她盯着小姐姐不转眼。

小姐姐说：“要，就眨眨眼睛。”

母亲眨了眼睛。

小姐姐又拨电话，五哥说马上回。三哥支支吾吾，不相信母亲病危，说妈不是一直就病怏怏的，你们先看着，真不好，就送医院吧！我回来也帮不上什么忙。小姐姐急了，把话扔过去：“你马上回来，否则从今往

后我不认你这个当哥的。”

三哥说，这就去给老板请假，看请不请得了，帮私人老板打工，不容易。小姐姐压灭了电话，回头看母亲嘴张着，像要说话。

“要六妹回来？”小姐姐问母亲。

母亲手紧紧抓住二姐，竟然摇了摇头。小姐姐说：“她不在国外，就在国内，我来通知她马上回来。”

母亲的眼皮眨了眨。

窗外山坡顶上中学，学生的朗读声传来。卷烟厂烟囱冲出的废气轰隆隆响，一行秋雁往雾蒙蒙的江上飞，长江因三峡工程加宽，轮船增多，行驶缓慢，鸣叫却热闹多了。

桌上有本台历，撕掉大半，剩下小叠，最上面一页缺了一小角，像是上次撕时不小心所致，时间是2006年10月25日，星期三。

3

从上午到中午，老有电话，我接了几个，大都是杂志社和出版社约稿，其中一个电话是小姐姐的：“大姐打麻将，对，她肯定在！快找她来接电话！”

话筒里乱糟糟一片，我喂喂几声，对方没有反应，就生气地把电话搁了。叫人打麻将，从重庆乱拨到京城，真是疯狂。

我有严重的自闭症，与人交往，会退避三舍，失眠日渐严重。有时喝酒倒有用，喝到微醉时能入睡。昨夜喝了半瓶葡萄酒，却睡不安稳，

头还痛。

肚子有些饿了，我便起床做了面条吃。电话又响起来。

我不想接，谁真正有事，就会留言。我在书房，打开电脑上网。

每隔一段时间电话就响起，吵得人心发慌。我走过去接，电话铃断了。留言信号亮着，按键一听，又是小姐姐的声音：

“六妹哪，你在吗？你手机也关掉，快点给我回电话！妈妈出事了！”

我倒吸口凉气，天哪，难怪我上午额头奇烫，还听到母亲的声音。我赶紧拨号码，电话通了，小姐姐在母亲的卧室，还有二姐三哥。他们让我和躺在床上的母亲说话，母亲说不出话来，不过眼睛动了动。他们不敢送医院，也不敢叫医生来抢救，因为母亲听到“医生”两字，头直摇，不同意。

我想哭，鼻子酸酸的，窗外灰白如昔，像茫茫大海一片。

小姐姐说这之前给我打过电话。我说：“我听到你的声音，叫大姐打麻将。”她解释那是急坏了，一手用座机一手用手机，弄错了号码。

“好了，我马上订机票。”我瞄了一眼手表，四点一刻。

给订票公司的朋友去电话，赶到机场需要40分钟，办登机手续得提早半个小时，一算时间，最快最合适的航班到重庆是国航晚上7点10分，要了电子票。与朋友说好，朋友先垫上票钱，回北京马上还。边抓几件衣服，塞进背包，边给小区保安打电话要出租车。

我关门下电梯，出租车已等在大门。我打开车门，弯腰钻进坐好，系好安全带。对司机说：“快赶去机场，我多加钱！”

车子朝机场飞速行驶，我脑子一片空白地看着前方，出租车停在国内航线。付了钱，我急急去办登机手续，还好，只有十来人在排队，我跟着队列走。

“有行李吗？”服务小姐问。

我摇摇头。拿了登机牌，道了谢，就去看安检口在什么位置。

安检口好多人，我排在长队列中，突然右手臂被一个粗壮男子抓住，吓得我不知所措。他指着远处地上，一脸横肉。我什么也看不见。他一把将我拉出队列，大声说：“你的东西！”

我跑过去，地上有一纸片，弯腰拾了起来，竟然是我的登机牌。我吓得大喘一口气，对自己说，镇静！必须镇静！

安检后，找到登机口。旅客开始登机。我掏出手机，给小姐姐打过去。她正和二姐一人拉着母亲的一只手，母亲的眼睛费力地睁着，像是在找什么东西，茫然无助，嘴唇发青，胸口的气直往下坠。母亲双手掐着二姐和小姐姐的手，竭力在挣扎，异常难受。她们顾不上痛，直叫妈妈，二姐一只手给母亲喂水，母亲摇头。

“六妹，妈在等你呀，你到哪里了？买到机票了吧？！”小姐姐在电话那端焦急地叫道。

我让她把电话放在母亲的耳旁，我说：“妈妈，我正在上飞机，你等着我。”电话那边夹有小姐姐的哭泣声，小姐姐的声音：“妈，你听到了，你不要走，坚持呀！”

我大叫了起来，“妈妈，千万等着我！就等我两个半小时，我就到了你身边！”

空中小姐在看着我，周边的旅客在看着我。我全然不顾，继续说：“妈妈呀，你一定要等着我！”机舱很空，飞机开始滑动，空中小姐要我就空位坐下，系好安全带。我一边做，一边叫，“妈妈等着我，一定要等着我呀！”飞机腾空而起，向1000英尺的高度爬去，穿越云层，我双眼湿透，感觉母亲顺着机舱过道向我一步步走来。

我赶快用力地擦眼睛：母亲走近了，停在我身边，用从未有过的眼神看着我，伸出手来，摸了摸我湿湿的脸。我伸出手想抱住她，她也想抱住我，可是在我与她拥抱之际，突然有一股力量把我们分开，她痛苦

地往后退，渐渐退出我的视线。

“妈妈呀，你不要走！”我大叫，“我不要你走！”

“女士，请安静。”空姐冷冷地说。她一手端托盘，一手用夹子，依座位顺序发给乘客热毛巾。

梅惠子远走美国，常常杳无音信，却在家乡神秘地出现了。飞机晚了10分钟到达重庆，一到出口，我就看见梅惠子在招手。在北京机场时，我没抱任何希望地拨了手机里梅惠子的旧号码。她居然接了电话，而且就在重庆。我简单说明情况。她说：“别难过，我会在机场等你。”

晚上十点半了，重庆江北机场接客的人不多。梅惠子随便穿了一件毛衣，接过我简单的旅行背包，引着我朝停车场走去。她大我4岁，看上去和我一般年龄。

梅惠子举起车钥匙，按了一下，一辆漂亮的轿车闪了信号。

我们各自打开车门，坐进去。梅惠子往后座搁上背包，发动车后，驶到停车场交费处。栏杆启开了，车子朝黑夜加速前进。

“惠子，恐怕我妈妈已提早走了。”这是我说的第一句话。

梅惠子伸过手来，握了握我的手臂，“我开飞车赶。”她踩大油门，车子飞一般行驶。

朋友有两种，一种朋友需要经常见，否则话都难接上，感情更淡泊；另一种朋友不必天天联系，三五载二十年甚至更长，彼此音容模糊，可一朝晤面，宛若朝夕相处。

江北机场到南岸七公里半路程，路灯昏暗，高速公路上只有几辆车在前或在后，路面清静得很不真实，偶尔，山峦映入江水，灯光也多起来，闪闪烁烁。

车子过加宽的长江大桥，插入南滨路，没一会儿就看见老家旁的重

庆卷烟厂。朝前开了不到 10 分钟，我就叫停车。下车后，我和梅惠子摸黑在陡峭的坡上小心地走。

这一带全是贫民窟，没有路灯，虽不是一片漆黑，却只能瞧个糊里糊涂。溪沟里流着脏水，烂房拆得差不多了，碎瓦垃圾堆成小山丘，臭气熏天，盖住原来的石块砌的小路，杂草飞长，老鼠贼着眼窜来窜去，不时弄出动静。

得用手捂着鼻子，才能忍受那臭气。我和梅惠子好不容易爬上来，面前又是一大坡石阶。喘着气爬上去，绕过黑糊糊的小破屋，我看见六号院子院门外白炽灯泡高照，搭了篷，脱口大叫：“天哪，我晚也！”

我飞快地朝院子大门走去。院内空坝里十来人坐着，一口灵柩已在白花之中，母亲的大黑白照片镶上镜框，绕上黑纱，挂在墙上，正注视着我。

我呆住了。

院门两侧猛然闪出两个黑衣人，各拿一大串鞭炮，噼噼啪啪炸响，纸花四溅，震耳欲聋。

4

三哥厉声说：“还不快些给妈跪下。”

我赶紧跪下，后面有人递我一束香。“叩头呀，快叩！”

我连连叩头，身后是大姐的声音，“哪个香举在左手，换右手！”

烧完了，我又要了六炷香，分成两束，我轻轻地对母亲说，这束香为谁而烧，这第二束香又为谁烧，那声音只有我一个人听得见。